

跨文化视角下维吾尔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以维吾尔语科技外来词为例

徐 彦

摘 要: 文章依托文化语言学理论,以维吾尔语科技外来词为例,在跨文化视角下,从医学、天文、历法等角度简析了希腊、阿拉伯、波斯文化对维吾尔多元文化的影响,尝试从中探寻遗留在丝绸古道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轨迹。

关键词: 跨文化;维吾尔;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2)6-137-03

作 者: 新疆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讲师;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08BYY065)“维吾尔语外来词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新疆大学2011年校院联合资助项目“跨文化视角下维吾尔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维吾尔语外来词为例”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人类文化由于自然、政治、经济、心理等原因形成了许多屏障,这些屏障将人类文化分割成异彩纷呈的多样文化。但伴随着不同类型、不同民族文化的出现,跨文化交流也就开始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离是相对的,交流却是绝对的。纵观人类历史进程,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古至今从来没有真正的停止过。究其原因,杨启光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给出了回答“人类的实践,作为能动的改造世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本性上是开放的,即:一方面人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向着自然界和社会开放,与自然、社会做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舍此,人类的实践不可能进行;另一方面,人类的实践向着世界的开放是有限的,它具有不断向外拓展的冲力,舍此,人类没有历史。同样地,存在于人的内心和对象化活动之产物的文化,其本性也是开放的。人类的文化交流及其范围,内涵的不断展开,是文化发展的内在的绝对要求,是人类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一个根本标志。”^①

新疆地处我国汉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波斯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欧洲希腊罗马文化等古代文明中心的交汇点。在海路开通前,新疆是东西方交通和上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汇的通道,有“文明十字路口”之称。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通商贸易之路,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传播交流之路。新疆的古代文化,就是以新疆这片独特的地理环境为背景,以丝绸之路为历史舞台,产生、传播、发展和演变的。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业道路,更是一条东西文化交流、传播之路。维吾尔族世居新疆,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新疆出土

了大约20种文字24种语言的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其中语言如:汉语、梵语、键陀罗语、吐火罗语、月氏语、粟特语、希伯来语、波斯语、藏语、西夏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哈卡尼克—察哈台语、蒙古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柯尔克孜语、塔吉克语等。这些语言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则以外来词的形式留在了维吾尔语中,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维吾尔语外来词的来源多种多样,但相对集中的来源有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及欧美各国语言、汉语等。如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还有一些源自梵语、粟特语等语言的外来词。其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外来的数量是最多的。以波斯为例,维吾尔人和波斯人在历史上具有广泛的接触,波斯的摩尼教和祆教都对维吾尔族先民产生过重要影响。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的东征致使波斯帝国走向衰亡,由于种族、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大批波斯人逃离家园,沿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从中亚迁至塔里木盆地。自东汉起,相继有不少波斯人来到吐鲁番定居,从公元8世纪起,吐鲁番地区已经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波斯人移民团体了。正如郎樱所说“他们与波斯人在人种、语言以及文化方面十分接近。他们对于古老的波斯神话一定是相当熟悉的,而且他们很可能参与过波斯神话的创作。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这些操东伊朗语的民族逐渐与突厥语民族融合,尤其是公元840年大批维吾尔人西迁定居西域后,许多操东伊朗语的原居民族及其语言文化自然融合到维吾尔民族的文化之中。”^②

根据阿布都克尤木·萨依木对《维吾尔语双解大词典》的统计,该词典共收录外来词7344个,其中,阿拉伯与外来词有2460个,占33.5%;波斯语外来词1573个,占21.4%。^③通过这些外来词,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对维吾尔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文学、民俗等领域,也反映在科技文化的交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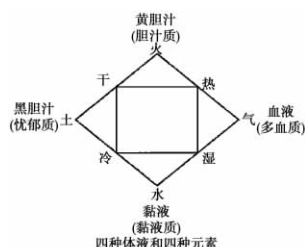
1. 医学

自汉唐以来,古丝路曾经几度繁盛,在医学方面,形成了维吾尔医学与汉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印巴医学、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等众多医学荟萃的局面,通过频繁的交流 and 彼此渗透,促使维吾尔医学进一步博采众家医学精华,逐步完善了维吾尔医学辩证理论学说。维吾尔人早在草原文化时代就继承了先辈塞种人、斯克塔依人、呼揭、丁零人对创伤疮疤、腹泻、骨折等病症的传统医学方法,鄂尔浑回纥汗国和西域诸国时期就在治疗内科疾病,利用动植物、矿物药材以用医疗等方而将维吾尔医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

期,他们又通过丝绸之路这个纽带认识了中原、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古罗马医药学的成果。

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维吾尔医学形成了自己的医学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四大物质”(? rkan) 学说。□ rkan 学说认为:火、气、水、土是自然界的四大基本物质,世界上万物的生、长、盛、衰均受四大物质的影响和作用。维吾尔人将这一哲学理论用到了医学中,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还包括 mi□□z(气质)、xilit(体液)、□za(器官)、quww□t(力量)、roh(精神) 等学说。这些术语都是阿拉伯语外来词,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约公元前 460—前 360 年) 提出的“疾病的本质和四元素说”。希波克拉底认为:疾病不是一种局部现象,而是一种对整个身体四体液—血液、黏液、黑胆汁、黄胆汁——平衡的扰乱。在人体这个小世界中的四体液及其相关的四本质(热、冷、湿、干) 反映了构成宏观宇宙的四元素(土、气、水、火)。^④四大物质、气质属性和四种体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如下:

火(热) —血液(来自心) —湿热—多血质
水(冷) —黏液(来自脑) —湿冷(寒) —黏液质
土(干) —黄胆(来自肝) —干热—胆汁质
气(湿) —黑胆(来自脾) —干冷(寒) —黑胆汁



古代西方的医学理论,由古希腊吸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医学,经希波克拉底(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7 年) 而奠基,四元素—四体液学说经阿拉伯人传入中亚,进入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阿拉伯人不但带来了医学理论,也将阿拉伯语词语引入维吾尔语词汇体系。如:维吾尔语中的四种体液,即 qan xilit(多血质)、s□pra xilit(胆汁质)、s□wda xilit(黑胆汁) 和 b□l□□m xilit(黏液质),其中 s□pra、s□wda、b□l□□m 都是来自阿拉伯语。

同传统中药名一样,维吾尔药名是多源的。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波斯药名,共分为两类:一类属波斯人专用而阿拉伯人不用的药名;另一类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共同使用的药名。在第一类中,有 ku□ula(马钱子)、arpib□dijan(小茴香)、moza(没食子) 等。而第二类药名最多,例如,由刘勇民、沙吾提·伊克木编写的《维吾尔药志(上册) 》中刊载了维吾尔医常用药材 124 种。其中有 64 种属于这一类,占其总数的 51. 61%。^⑤这些药品名是波斯、阿拉伯医药名在维吾尔医药中的延用。这也充分说明波斯、阿拉伯医学对维吾尔医学的影响非常深远。

2. 天文

“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拉斯河流域) 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另一个摇篮。在古代这两河流域地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远在公元前 3000 年前,在居住在两河流域

的迦勒底人为了占星的需要,把天上的星星用想象的虚线连结起来,描绘出各种动物和人的形象,并且用一定的名字来称呼它们,这就是现今星座的由来。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摩羯、宝瓶、双鱼等 12 个星座,是世界上最初诞生的星座。这些星座都位于黄道上,所以现在也叫它们黄道十二宫。在学习、传播天文知识的过程中,维吾尔人深受阿拉伯人的影响。维吾尔语中的 bur□(星座) 就来自阿拉伯语,而且 x□m□l(白羊宫)、s□wr(金牛宫)、□wza(双子宫)、s□rtan(巨蟹宫)、□s□d(狮子宫)、sunbul□(室女宫)、mizan(天秤宫)、□qr□b(天蝎宫)、q□ws(人马宫)、□□di(摩羯宫)、d□lw□(宝瓶宫)、xot(双鱼宫) 都是阿拉伯语外来词。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尔智慧》中对黄道十二宫做了如下描述:

on ikki bur□ bardur bulardin b□l□k, (除此以外,还有黄道十二宫)

□yp ojluq b□zisi w□ b□zisi j□k. (有的成双成对,有的孤鸾独守)

qozi jaz□i jultuz, kejin uj kelur, (白羊是春天之星,其次是金牛)

□□wza bil□n s□rtan turtu□up juror. (双子和巨蟹,结伴行走)

erur xo□na bu□daj be□i, arslan, (天狮和室女,二者是近邻)

kel□r arqidin q□ws, □qr□p, mizan. (天秤、天蝎、人马,结成了朋友)

kel□r andin o□laq, so□a h□m beliq, (然后是摩羯、宝瓶和双鱼诸座)

tu□ulsa bular kok bol□usi jorur. (它们一出现,天空就灿若锦绣)^⑥

3. 历法

历法,自古以来有多种提法,如《尚书·尧典》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⑦曾子的定义是:“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⑧其实,所谓历法,就是顺应天行,制订年、月、日、时的配合规则,预期天象的回复,季节时令的交替,使人类社会的各类活动(如社交、耕种、渔牧、狩猎、航行、营建、修缮及人们的作息制度等) 有所遵循。井然有序。维吾尔族历法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非常久远,在历史上,维吾尔人使用过多达七种的历法,如从阿拉伯人学到的回历、从西亚摩尼教传入的七曜历、从中原汉文化中学到的干支纪年法、以及来自欧洲的现行公历等等,历法已经成为维吾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将以七曜历和回历为例,尝试探寻遗留在丝绸古道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轨迹。

七曜历,七曜起源于迦勒底人,或者至少是出自诞生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星相学之思辨。它首先在闪族人中传播,尤其是传到了犹太人中(它从该民族中又先传到了基督教社会,后传到了伊斯兰社会中),并且从古波斯人时代起就传到了伊朗人中。^⑨

在维吾尔语中,七曜中的日曜日(mir)、月曜日(m□q)、火曜日(wnq□n)、水曜日(tir)、木曜日(wrmzt)、金曜日(n□qit)、土曜日(kew□n) 都来自于古波斯语。^⑩高昌回鹘汗国曾经使用过该历法,但回鹘人何时开始使用七曜历,由于没有明文记载,所以无从考究。《福尔智慧》中介绍了当时的许多

天文学知识,并以诗歌的形式对七曜名称、特性、位置及其出现的时间做了详细的描述:

bulardin □□ ustun s□k□ntir turur, (其中最高的要数土星)
ikki jil s□kkiz aj bir bur□da qalur. (两年八个月在宫中停留。)
ikkin□i orunda turidu o□aj, (居于第二位的名叫木星)
qalur bir bur□da u d□l on ikki aj. (十二个月在宫中死死把守。)
y□in□i kuruddur □□z□pt□ jurur, (第三位是火星,威仪赫赫)

qajan barsa barliq ja□ar□an qurur. (它光顾那儿,草木都要枯朽。)

t□tin□i quja□tur, jorutar□ahan, (第四位是太阳,光辉灿烂)
jeqin h□m udul k□lg□nni haman. (用它的万丈光芒普照宇宙。)
b□□in□i s□wittur, sojumluq ozi, (第五位是金星,和蔼可亲)
u bqsā kordrs□n xu□alliq juzi. (它若垂青于你,你会得意悠悠。)
uni□din kijin bu arzu kel□r, (其后是水星—希望之星)
u king□ juqu□sa, til□kk□ jet□r. (它若顾盼,你会实现愿望和企求。)

bulardin t□w□nr□kt□ jal□iq turar, (最后是月亮,居于末位)
quja□qa udul baqsa tolun bolar. (它脸儿正对太阳,才会浑圆如球。^⑪)

七曜历是伴随着摩尼教在新疆的发展传播开来的。摩尼教于公元6-7世纪传入新疆,在9-10世纪达到了全盛时期,史载“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婁,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⑫摩尼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与粟特商人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七曜则随着粟特人的商队,经新疆传入中原。法国学者沙晚、伯希和曾经考证道“六九四年摩尼教有以所谓拂多诞输入中国,七一九年又有一天文人大慕闾来传布其教,……其初耶稣会之传道师因为教师,亦属学者,尽以其科学知识,保证其传教自由。”^⑬这说明:粟特语七曜的名称,早在唐开元七年(719年)就已经由康居国通晓天文学的摩尼教大慕闾传入,且此事被后人所证实,有史为证“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⑭其中的“用开元七年历”指的就是唐开元七年传入的七曜历。

关于波斯人将七曜历传至中国的记载,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中多有论述,如“惟吾人确知者,西亚及印度已知之九曜,于八世纪时输入中国,以七日为一周,以伊兰(Iran 伊朗)语,实言之以康居语名七曜日,皆于直接与摩尼教有关系之经文见之。”^⑮又如“吾人可以确定中国之摩尼教徒以康居语名七曜。景教徒以波斯语名七曜。至康居译名,较波斯译名存在为久者,则以摩尼教传布之久远,非景教之所能及也。”^⑯

回历伊斯兰教从10世纪传入新疆,到16世纪确立统治地位,历经大约600年的时间,随着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入和发展,受其影响,维吾尔人开始使用回历。这期间阿拉伯语在新疆的影响力也随之日益增强。回历,即伊斯兰历,维吾尔语称作 hi□rij□,是阿拉伯与外来词,阿拉伯语的意思为“迁徙”。因为回历元年的1月1日是从穆罕默德带领众信徒从麦加迁到麦地那的次日开始算起的。根据阿拉伯语的读音,汉语译作“希吉来历”。维吾尔语中所用的回历十二个月都是阿拉伯语外来词,即: muh□rr□m(回历正月)、s□p□r(回历

二月)、r□bij□leww□l(回历三月)、r□bij□laxir(回历四月)、□amadij□l□ww□l(回历五月)、□amadij□laxir(回历六月)、r□□□p(回历七月)、□□ban(回历八月)、r□mazan(回历九月)、□□wwal(回历十月)、zulq□id□(回历十一月)、zuhl□□□□(回历十二月)。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对人类文化是如此,对民族文化亦如此,对于流动性、开放性的游牧民族更是如此。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过去常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向阿拉伯学习,文艺复兴的欧洲向拜占庭学习,在许多这种例子中,学生被证明比老师更为优秀。”^⑰因为维吾尔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就是维吾尔文化与多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维吾尔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与中、西亚的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维吾尔文化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华文化也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发展。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正是融合了汉文化、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和世界各国文化,才能在历经千年后仍然焕发出勃勃生机。

注:

① 杨启光《文化哲学导论》,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② 郎樱《波斯神话及其在新疆的流传》,《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③ 阿布都克尤木·萨依木《关于维语借词的统计分析》,《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2006年第4期。

④ [美]洛伊斯·N·玛格纳《医学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⑤ 刘勇民、沙吾提·伊克木《维吾尔药志(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⑦ 慕平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页。

⑧ 高明译注《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66年版,第210页。

⑨ [法]路易·巴赞著《突厥历法研究》,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35页。

⑩ [法]沙晚、伯希和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俊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6页。

⑪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⑫ [唐]李肇等撰《唐国史补 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6页。

⑬ [法]沙晚、伯希和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俊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1页。

⑭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11页。

⑮⑯ [法]沙晚、伯希和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冯承俊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3、21页。

⑰ 张广智,《世界文化史(古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334页。

(责任编辑:南 桥)